王力《汉越语研究》对历史层次的探索和启示

李小凡

提要 王力先生的《汉越语研究》(1948)将越南语的词汇系统分为越语词和汉越语词两层,将汉越语词的字音系统分为汉越语、古汉越语和越化汉语三层。王力先生半个世纪前对历史层次的探索至今仍富有启发性。

关键词 王力;汉越语;历史层次;原始语构拟

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分析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一种理论方法,目前正在向纵深发展,但尚未成熟定型。而早在1948年,王力的《汉越语研究》已经对作为域外方言的"汉越语"的历史层次现象做了翔实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他的这一探索相当超前,其中有些思想对当前历史层次分析的理论构建仍有启示性。

一、《汉越语研究》对历史层次的探索

《汉越语研究》发表于《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长达128页,相当于一部专著,是研究越南汉字音的扛鼎之作。汉越语即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用3种域外方言之一的安南译音。

《汉越语研究》依据越南语的文献,参照汉语中古音,归纳出越南汉字音的声韵调系统,进而与汉语方音和古音做比较,深入探讨了一系列语音演变和音韵史问题,发现了不少在汉越语中仍然保存而在汉语方言中已趋消失的音韵史证据,例如:

喻母在《切韵》系统里显然分为两类:喻三和喻四,非但在中古有别,它们在上古也是有别的。可惜在汉语各处的方言里无从证明这一种分别,现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

在汉越语里的喻三和喻四截然不紊,这是很好的一个证据。

又如:

在韵摄中,鱼虞是没有分别的,在汉越语里,它们的分别却是十分清楚的。一个遇摄分为4个主要元音,这是汉语任何方言所没有的现象。

再如:

粤语本该有-m的,但广州"禀"、"品"都读pɐn。汉越语"禀"、"品"都能保持着字尾-m,这是很难得的。

《汉越语研究》对汉语音韵史研究的价值众所周知,但它对越南语和越南汉字音历史层次现象的描写和分析长期以来却未引起学界关注。"历史层次的本质是共时语言系统的同一层面内若干对当语言形式成系统地并存共现"(李小凡,2010),《汉越语研究》首次揭示了越南语词汇和越南汉字音中的此类现象。越南语中表示相同意义的语素往往有两个:一个构成汉越语词,用于文言,源自汉语;另一个构成越语词,用于白话,源自泰语或高棉语或来历不明。例如:

同意义的两个字,其中往往有一个是汉越语,用于文言,另一个是泰语或高棉语或来历不明的字,用于白话。例如:

汉字	文言(汉越语)	白话
六	luc^6(luc^{6}suc^{5}六畜)	sau^5(sau^{5}thang^{5}六个)
天	thien^1(thien^{1}dang^{2}天堂)	giɐi^2(giya^{4}giɐi^{2}天空里)
难	nan^1(gian^{1}nan^{1}艰难)	khɔ^5(khɔ^{5}biet^{5}难知)
见	kien^5(chyng^{5}kien^{5}证见)	thəy^3(cɔ^{5}thəy^{5}khong^{1}看见吗)

又如,在汉越语词"贫贱"(bən^{2}tien^6)和越语词"贫家"(nha^{2}ngheo^2)中,意义为"贫"的语素有bən^{2}和ngheo^{2}两个词形。此类词形不同,语用环境和词语风格不同的同义语素成系统地并存于越南语的词汇系统中,形成词汇层面以语素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层次。

汉越语词作为越南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历史层次,其汉字读音自成系统,这个字音系统中又有叠置并存的对当语音形式,从而形成语音层面以音类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层次。越南汉字音的主体层是唐代借入的汉字读音,除此之外,另有一些汉语借字的读音比唐音更古老。例如,汉越语的"雁"读作nhan^6,"鹅"读作ngan^1,后者不合唐音。这是因为上古汉语"雁"与"鹅"同义(《说文解字》:雁,鹅也。),ngan^{1}其实是上古汉语"雁"的音,而汉越语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

的“雁”另有一个来自唐音的读音 nhan^6,实际上是一字两读。其异读表现为声母和声调的双重叠置。两个读音中,ngan^{1}比 nhan^{6}更古老。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越南汉字音借入之后发生了音变,比唐音“多走了一步”。例如,匣母字在越南语中往往有两种读音:划 hoach^6/vach^6、祸 hoa^6/va^6、镬 hoac^6/vac^6,前一读来自唐音,后一读由前一读演变而成,其音变历程为:

匣母合口呼的字,本来应该是读 hw-的,后来有些常用字的[h]失掉了,只剩一个[w],又变为[v](其实越南的 v 与 w 颇近似)。

王力主张以历史的、系统的眼光考察语言演变。他(1984)在谈到治学经验时说:

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史决不能零敲碎打,而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的审查。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越南汉字音分为“古汉越语”、“汉越语”和“汉语越化”三个不同的系统:

所谓古汉越语,指的是汉字尚未大量传入越南以前,零星传到越南口语里的字音。这个时代,大约是在中唐以前。它们是比汉越语更古的一种形式。所谓汉语越化,和古汉越语恰恰相反,它们的产生,是在整套的汉越语传入了之后。

《汉越语研究》问世于 20 世纪中叶,那时学界尚无历史层次之说,但王力的上述思想与后来的历史层次是一脉相通的。例如,《汉越语研究》“鱼虞两韵的古读”一节指出:汉越语的鱼韵读 y,虞韵读 u;古汉越语则分别为 ya、ua。“墓”字本作 mua 音,其后受唇音影响丧失了 u 音,就只读作 ma 而与麻韵混了。“声调的越化”一节又指出:“其实声调无所谓越化,只有误读。越化语声调之不合于汉越语者甚多”,其中有一条是阳去调读作阳平调,所举的 17 个例字中包括“墓”字:mo^6—mo^2,“墓”的三个读音分属于古汉越语(ma)、汉越语(mo^6)、越化汉语(mo^2)。三十年后,罗杰瑞(1979)也分析了越南语“墓”字的读音,与王力如出一辙。他将闽语词汇分析为汉代、南朝、晚唐三个时代层次,并指出:

上面所说的情况不是闽语独有的。借入越南语的汉语词汇可以分成同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样的层次。比方说,“墓”字在越南语里有三种说法:ma,mô,mô。这三种形式正好分别属于上面所说闽语的三个层次。

王育德用日文撰写的博士论文《闽音系研究》(1968)据称与今天的历史层次分析法“几乎完全一样”(秋谷裕幸、韩哲夫,2012),而《汉越语研究》仍比之超前二十年。王力探索历史层次的学术眼光令人叹服,其中的学术营养更值得吸取。

二、《汉越语研究》历史层次观的启示

近年来,语音层面的历史层次分析正在向纵深发展。其基本思路是从共时音系中将来自外音系的层次离析出去,以求确保构拟原始语所依据的语音形式都是本音系固有的,因为“历史比较法所能还原的是每一个语言各自独立地在没有受到其他语言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语音演变”(秋谷裕幸、韩哲夫,2012)。这种思路基于以下认识:叠置着若干历史层次的共时音系混杂有本音系和外音系的不同成分,性质并不单纯,故需将外来层次离析出去;离析后的历史层次要么是原始音系自行演变的某个阶段,要么是从外音系借入的,其性质泾渭分明,一成不变。

《汉越语研究》则认为历史层次形成之后还会发生变化,其性质可能变得模糊不清。汉越语本是越南语的外来层次,但借入越南语后,有可能跟越南语的固有层次融为一体,其性质就不再单纯,层次也难以离析:

所谓古汉越语,指的是汉字尚未大量传入越南以前,零星传到越南口语里的字音。这个时代,大约是在中唐以前。它们是比汉越语更古的一种形式。所谓汉语越化,和古汉越语恰恰相反,它们的产生,是在整套的汉越语传入了之后。但是,前者和后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脱离了汉越语,混入了日常应用的越语里去了的。它们在越语里生了根,完全改变了汉家的面目,越南语里再也少不了它们。将来汉越语也许将会渐趋消灭;但是,那些和越南话融为一体的古汉越语及越化汉语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古汉越语好比汉族人在越南住了十几代,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汉族的血统了。越化汉语好比汉族人和越南人结婚生的儿子,事实上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汉族了。

这种认识近年来得到了方言事实的支持和学界的认同。朱晓农2008年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时演变与语言接触：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的口头讨论中打过一个与“混血儿”异曲同工的比方：江河水从源头流向大海，沿途有百川汇入，其下游的每一滴水都难以分清来自哪一条支流。

王士元（2000）将此类外来层次和原有层次的互动演变称为“双向扩散”：

潮州方言里有力的证据表明，两个语言系统混合之后就进入彼此依存的关系互相影响。我们创造“双向扩散”这个名称来指明，……内外部系统的依存性一旦确立，词汇扩散和方言混合就不再矛盾了。……这种音变互动的模式包容了内部的和接触引发的演变，可以适用于其他情况下类似的音变。

袁碧霞（2011）将此类外音系借入成分与本音系成分一起发生共时音变的现象称为层次和演变的“交集”：

闽东方言共时音系中却有同一韵母读音兼具音变和层次双重身份的情形。这种情形在闽东方言内部具有系统性。……层次是外来源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沉积，而非某一语言自身的内部演变。但由于历史层次分析建立在对某一语言共时平面的音系分析的基础上，那么，这原本不同质的两种现象就可能在共时音系产生交集。这启发我们，对一种语言共时音系层面的深入认识有时要借助对它不同历史来源的考察，而历史层次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也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以上情况表明：历史层次固然可以按其来源分为外系统移借和本系统自变两类，但这仅限于当前的共时系统。从共时音系中叠置的对当语音形式入手，根据它们在有据可凭的早期音系中的音韵地位，凭借它们的文白差异，可以将早期音系到当前音系这一时段内未发生“双向扩散”而形成“交集”的外来层次离析出去，从而确定剩下的历史层次在上述时段内并未混入外音系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层次在此之前也从未混入过外来成分。另一种情况是，外部移借的层次经过叠置竞争最终取代了原有的主体层，层次叠置的局面不复存在，这个外来层次也就无从剔除了。如此看来，历史层次分析未必能够彻底剔除共时音系中的外来层次。

历史层次分析以剔除外来层次为己任是为了确保构拟原始语所依据的语料都是本音系固有的，其前提是假设原始语中不包含外来层次。一般认为，构拟原始语应该遵循这一基于谱系树模型的理论假设。施莱歇尔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1863)的谱系树模型要点如下:

像达尔文对动植物种类的渊源关系所作的描述那样,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谱系树来描绘已知的语族。……这里我们只画出印度—日耳曼一个语系的谱系树,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个语系形成的图景。……我们这幅图的含义,可以表述如下: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较早的生活时期,存在过一种语言,即印度—日耳曼原始母语;我们从源于这一原始母语的印度—日耳曼诸语言上,有相当的把握推导出这种古老的语言。经过许多代人以后,讲这种语言的人民想必增加了,并且分散了开来,在不同的居住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特性,于是,从一种语言中便生成了两种语言,也可能存在过若干种语言,但只有两种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展。所有后来的语言分化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上述两种语言的每一种,本身又多次卷入分裂过程。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语言是否真实存在。施莱歇尔对此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确凿地证明,某些语言分化成了更多的语言、方言或土语,对有些语言和亲属语言,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它们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为它们的早期形式在文字中基本保持了原貌。……而在这样一些语言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假定也存在于其他的语言里,尽管后者的早期形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用严格的历史比较法依据现代方言构拟汉语原始语的普林斯顿学派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剔除书面语中外来的文读音,只用口头使用的白读音构拟原始语,一方面又认为这样构拟出来的原始语包含外来层次,并怀疑不含外来层次的原始语的真实性。罗杰瑞(1979)指出:

我拟构共同闽语,一般假设凡是带鼻音韵尾的闽南话语词都来自口语或俚俗语,因而可以用来拟构共同闽语。……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我所拟构的共同闽语并不是内部一致的方言,它包括时代远近不同的成分,同时也可能包括不同地区的次方言。不过我认为所有拟构出来的共同语都是这种性质;如果一个语言完全没有借词,那才叫奇怪。

秋谷裕幸、韩哲夫(2012)强调原始闽语的不同层次"叠加在早于原始闽语的阶段",进而认为:

如果原始语包含着层次,那些层次都是所有子孙语的共同遗产。运用比较方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些层次,要不然所构拟出来的词汇和音系不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会正确地反映真实的原始语。实际上,包括运用比较方法而构拟的原始语在内的所有语言也都包含着不同来源的层次。

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历史层次分析法的以下做法"不一定是对的":

通语层次分析法认为原始语(就是说,一组有谱系关系方言的共同祖先)应该是一个完全没有层次的纯粹语言,坚持要把方言所包含的所有的层次离析后才能开始进行原始语的构拟。

一般认为,若不剔除共时音系中的外来层次,就会在原始语中构拟出外音系的成分;剔除共时音系中的外来层次后,依据"独立地在没有受到其他语言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语音演变"来构拟,就不会将外音系的成分构拟到原始语中。而秋谷裕幸、韩哲夫实际上将外来层次分为两种,一种是子方言自身吸纳的,一种是母方言遗传的,构拟原始语要剔除前者,保留后者。这好比父母若有外族血统,必定会遗传给子女,而子女自身不一定与外族结合。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不过,语言的嬗变并无谱牒可查,若无确凿证据,很难断言外族血统出自哪一代。方言里实际存在的文白异读则是观察历史层次最系统、最可靠的语言事实,若无语言事实可凭就无法进行历史层次分析。将历史层次的世代往上推,只能暂时避开当前离析历史层次的麻烦,却无法取消析层问题,而年代久远的历史层次是无从离析的。

综上所述,既然历史层次分析法未必能彻底离析外来层次,既然原始语本身也可以包含外来层次,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和任务就需要重新考虑。

历史层次分析法不应以构拟原始语为最终目标,其作用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比较法的局限。王力将越南汉字音分析成古汉越语、汉越语和越化汉语三个历史层次就不是为了构拟原始语,"而在于希望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汉语古音的探讨"。历史层次分析不仅有助于古音研究,在"处理和解释汉语方言异常丰富的异读和条件不明的特殊音变现象"(李小凡,2010)方面还有着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正如罗仁地(2006)所言:

描写某种语言的学者不一定构拟原始形式,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哪种形式可以变成另外的哪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了解某种形式可能是从哪些形式演变过来的。

参考文献

李小凡(2010)论层次,《中国语言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

罗仁地(2006)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北京大学学报》第43卷第2期。

秋谷裕幸、韩哲夫(2012)历史比较法和层次分析法,《语言学论丛》第45辑,商务印书馆。

王　力(1984)我的治学经验,《高教战线》第5期。

王士元(2000)语音演变的双向扩散,《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袁碧霞(2011)音变与层次在闽东方言共时层面的交集,《方言》第3期。

Normam Jerry(罗杰瑞)(1979)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第4期,梅祖麟译,台湾《大陆杂志》1999年第2期。

Schleicher August(施莱歇尔)(1863)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姚小平译,《方言》2008年第4期。

(100871　北京,大京大学 lixiaof@ pku. edu. cn)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CONTENTS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ir Historical Strata ····· **Zheng Zhang Shangfang** (1)

Studi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of the Yu (鱼) Rhyme Category in Min Dialects: With Some Additional Thoughts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Strata
····· **Chen Zhongmin** (6)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und strata of the Yu rhyme category in Min dialects by using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historical strata.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sound strata of the Yu rhyme category in Min: the earliest one *ue, the next one *ω, and the most recent one *y. We holds that the three sound strata are intact in Southern Min, while only two sound strata occur in the rest of Min. Finally we discusses thre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analytical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strata.

Key words: historical strata; the Yu rhyme category;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 the sound stratum of literary reading; the sound stratum of colloquial reading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n Historical Strata from Wang Li's *Study on Han-Yue Language* (汉越语研究) ····· **Li Xiaofan** (27)

Abstract: In Mr. Wang Li's *Study on Han-Yue Language* (1948) (汉越语研究), the words in Vietnamese we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words of Vietnamese and the words Sino-Vietnamese, while the pronunciations of Sino-Vietnames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trata, which were Sino-Vietnamese, ancient Sino-Vietnamese and Vietnamization Chinese. We think that Mr. Wang Li's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strata is still instructive to this day.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Key words: Wang Li (王力); Sino-Vietnamese; historical strata;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language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nd the Sound Strata in the Hao Rhyme Category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 **Liu Zemin** (35)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of Hao rhyme category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for several years. This controversy reflects scholar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n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Hao rhyme category in Min Dialect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ata in Min dialects, analyzes the sound strata of Hao rhyme category and trys to clarify these dispute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sound strata of Hao rhyme category in Min dialects: Stratum A, as the first stratu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a colloquial stratum of Hou rhyme category. Stratum B is mixed with a colloquial stratum of Ge rhyme category, and differs from the pronunciation of Yao rhyme. Stratum C, the latest stratu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the literary reading of Yao rhyme category. After figur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strata,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au is really a mixture of two different sound strata.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my argument that the judgment of native speaker's feeling o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s basically reliable.

Key words: Min dialect; Hao rhyme category; colloquial reading; literary reading; sound stratum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angxiao Diale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Strata of Xie-Zhi Group ..... **Guo li** (46)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olloquial strata -i (dental) and -ɥ (non-dental) in the Xie-Zhi group. The stratum -i is distributed in Gan dialect, Xiang dialect, and Huangxiao dialect, proving that it is the same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the contiguous area under a similar sound-changing rule.

Key words: Huangxiao dialect; Xie-Zhi group; Gan dialect

On Loanwords from Old Chinese in Language of Yao in Zaomin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